



我与《商丘日报》的三段情缘

□陈道山

立秋过后的天空一片湿热，热量仿佛没有丝毫减少。为参与“庆祝《商丘日报》创刊40周年”征文活动，我汗流浹背地翻箱倒柜，寻找过往的有关记录。四十年来往事并不如烟，岁月走过的每一段，记录的文字都留有深深的印记，丝丝缕缕地梳理出我与《商丘日报》的情缘来。

1986：初识《商丘日报》

我是1986年8月20日到乡重点初级中学报到注册的，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家门求学，但有幸寄宿于一位亲戚（时任乡中心校校长）的办公室，条件自然很好，关键是该办公室还有《商丘报》（1989年1月1日改为《商丘日报》）和《半月谈》等报刊可供学习之余阅读，甚是惬意。这便是我与《商丘日报》的初缘。

记得当时的《商丘报》是四开四版，黑白套红印刷，每周有二三期，报纸幅面较小，读起来虽不过瘾但感觉墨香很浓，当时的那种感觉是现在读书看报所没有的。还记得《商丘报》的报头是舒同字体，因为以前略知这位“马背书法家”的故事，所以对此记忆深刻。每次读完报，总把报纸按时间先后规规矩矩地放进报夹。就这样不经意间，初中生活结束了，读书看报的习惯也养成了，至今不渝。高中阶段、大学阶段的学习紧张，但阅报栏自然而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必至之地，遗憾的是这期间能读上《商丘报》的机会少之又少。

1996：与《商丘日报》渐行渐近

1996年6月大学毕业，进入了市区一所中学任教，开始从一名学生到一名教师的身份转变。记得当时所在的办公室有《中国教育报》《中国旅游报》和《商丘日报》三份报纸，习惯是不易改变的，每期报纸必读是家常便饭。加上商丘日报社近在咫尺，工作之余，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与兴趣爱好，为《商丘日报》投稿也成了我的行动，于是便有了诸如《年画市场风光缘何在？》（1999年3月9日2版）、《旅游，离咱老百姓还有多远？》（1999年3月17日2版）、《旅游，有钱想着花》（1999年4月6日2版）、《不当“名人”》（1999年5月25日1版）等“豆腐块”文章得以发表，同时也有幸结识了报社的张同德、刘少杰、李文台、吴涛等老师，教诲如春风，受惠铭心间。

2006：《商丘日报》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2006年6月研究生毕业，进入了省会一所高校任教，表面上看与《商丘日报》的地理距离远了，实际上作为商丘古城文化爱好者与研究中的一员，倒是与《商丘日报》的心理距离更近了，那种良师益友般的情愫在潜滋暗长。

限于我的研究选题多是围绕商丘古城展开的，阅读《商丘

日报》也成为我选题或深化细化选题的信息源之一，加之我一贯秉持“学术研究不是高高在上的自我玩味，一定要让身边的大众知晓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商丘日报》作为大众媒体，承载着反映舆论民情、记录社会发展的重任，更利于研究成果的普及推广，遂成了我的一些有关商丘古城研究的拙论或学术见解发表的权威平台。

犹记得，2008年3月8日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商丘古城研究的内容打包寄给了李传申老师，李老师审阅后又将这些内容推荐给戴文杰老师，于是便有了《商丘古城“申遗”之路展望》（2008年3月16日1版）、《商丘古城 魅力无穷》（2008年7月27日1版）、《商丘古城：世界遗产标志城》（2008年12月28日1版）、《商丘：中国旅游活动的发祥地》（2009年11月25日7版）等个人见解或学术观点的发表。此后，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再论商丘古城“申遗”》（2010年9月10日B1版）、《商丘旅游发展应紧抓四项战略》（2011年2月18日A3版）、《澄清“商丘古城”概念》（2011年1月20日A3版）、《商丘古城外圆内方的文化意境》（2011年3月25日B1版）、《白云禅寺“铁锅槐”文化意蕴考》（2011年4月22日B1版）、《中国历史上的“商丘标准”》（2011年8月5日B1版）等理论探讨或实践建议的文章也得以发表。

近几年，围绕商丘古城申遗，我开始对其“突出的普遍价值”进行深挖深掘，其间结识了蔡明慧老师，一位非常敬业专业的老师，她有时会为一个段落或一个准确词汇的表达沟通若干遍。在蔡老师的指导下，《对商丘古城申遗的认知与思考》（2022年8月19日5版）、《商丘古城：“龟象”城池的典范之作》（2022年12月2日5版）、《商丘古城：“龟象”城池的文化溯源》（2022年12月26日5版）、《商丘古城申遗的回顾与展望》（2023年7月14日5版）、《归德府城墙进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24年6月21日6版）、《商丘与南京纵跨350余年的地名情缘》（2024年7月12日6版）等拙作得以刊发。

非结语的结语

40年栉风沐雨，40年岁月如歌，《商丘日报》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倾听群众心声，讲述商丘故事，见证了商大地的沧桑巨变，记录了商丘儿女的奋斗足迹。

峥嵘岁月皆为过往，心之所向就是未来。真爱，不止于言，更在于行，成就一项伟大事业需要若干代人的薪火相传、前仆后继，唯愿《商丘日报》在新时代的大潮中，放眼未来，面向世界，在时空流变中不负重托、不负韶华、不负梦想，丹心一片照汗青。

（作者系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学院副院长）

报缘

□欧阳华

每天打开电脑，不由自主地就会点开《商丘日报》网站，在古宋大地醉心徜徉，看古都商丘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这是我累年的写作习惯。那一篇篇灵动鲜活的文章，飘逸着家乡久违的铿锵韵律，一日不谋面如隔三秋的知己老友，饱含着股源之源的厚重文化，醇香绵长，回味无穷，成为我灵魂深处的根脉，给我最浓厚的滋养和最畅快的欣喜。

毋庸置疑，我最初的文学萌芽，来自《商丘日报》的副刊，那是我钟爱的青草地和小星星。篇篇美文珠玑罗列，圆润而光滑，让我沐浴到广袤豫东独特的变幻不息的文化风景，美轮美奂，包罗万象。读来或甘润如始，或醍醐灌顶，或酣畅抒怀，构成我最钟爱的“美味佳肴”。

读得多了，文字的思绪就在我笔下潺潺流淌，用一张小小的邮票，怀着忐忑不安的期盼，满怀希冀地投进墨绿的邮箱，等待梦寐里的甜甜笑靥。很快，当我在新一期散发着油墨香的《商丘日报》一角惊奇地发现我那篇小小说“安琪儿”，经过编辑老师的修葺，顿时支棱起了精神。我急忙冲进锦霞烁金、碧水悠悠的绿茵河畔，迫不及待地一字一句地念，感到每个符号都如优美的音律，在欢快地唱歌、跳舞，我心头那棵属于文学的小苗儿悄然间破土摇曳。

后来，我踏上文学的漫漫征途，读《商丘日报》成了我信手拈来的“必修课”。我常常感慨，它不仅是照亮古都的权威党报，更是商丘发展的忠实“记录仪”、文化凝聚的多彩“百宝箱”。一群锐意进取、学识渊博的媒体人，有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更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担当。步履日益矫健，身姿日益靓丽。《商丘日报》是党的喉舌，又是百姓的舞台，坚守在“一方美丽富饶的交通枢纽、希望沃土，逐渐出落成饕餮满家的“大家闺秀”。

2007年，为纪念抗日名将彭雪枫将军诞辰100周年，我创作了4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彭雪枫将军——永不飘落的红叶》，交付当代中国出版社。在即将付梓之际，我写了长篇随笔《翰墨丹青慰忠魂》，记述了采访彭雪枫的儿子彭小枫上将

和彭雪枫的革命伴侣林颖老人的详细经过，也略带叙述了创作过程。稿件确实很长，我想《商丘日报》大概率不会刊登，就通过邮箱发了过去，随后便搁置脑后。

没想到，月余后我的手机突然夜半铃声，报喜电话次第而入，说是这篇深度通讯登上了《商丘日报》文化周刊的头题，而且占了大半个版面，可喜可贺！我拿着当期报纸，看到了《商丘日报》恢宏大气，精美的版面编排、匠心独具的编辑、恰到好处的修改，给我一个无名作者如此厚爱，让我激动万分，感慨万千！后来，报社一位资深编辑提起这篇稿件，感慨地对我说：“我们作为革命老区，对抗日名将的崇敬就应该体现在宣传里，就要浓墨重彩！报纸就要做到春风化雨、培根铸魂。”

这之后，我的一系列作品，《商丘日报》或多或少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大块的篇幅、典雅的插图，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呵护，让我的写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站在商丘厚重的土地上，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文化美景。我感到，作为新闻媒体，《商丘日报》对商丘文化的推宣是主动担当，是躬身作为，责无旁贷地扛起商丘文化繁荣的大旗，记录古都新时代的飒飒英姿，策划选题亮点纷呈，重磅文章震撼有力、奋进踏石留印，发展不遗余力。

读报千百遍，下笔自甘霖。我总会把一些略显稚嫩的文字悄悄地投进《商丘日报》的邮箱，或小说、随笔，或散文、诗歌，或消息、通讯，《商丘日报》总会虚怀若谷，编辑老师悉心斧正、热情褒赞，让我或多或少的扭捏拙作，乘着《商丘日报》的鲲鹏之翼，在明丽的天空中矫健飞翔。每每收到聊以欣慰的稿费，与文友同事在文学天地里一番畅游，一通欢笑，也算一大乐事。

衷心感谢《商丘日报》对我的提携、支持和帮助，千言万语道不尽。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商丘日报》玉树临风正当年。一个文化富足、踏实进取的优秀群体，一个全方位发展、锐意前行的党报矩阵，在黄河腹地高铁纵横的交通枢纽之地，一定会百尺竿头再出发，成为商丘高质量发、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商丘篇章的“前行官”和“瞭望者”。无论我走到哪里，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我必将始终如一，与饱含家乡味道的《商丘日报》携手前行。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河南省直作协副主席，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一路相伴 感恩有你

□王支援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向前走的行程中，默默地陪伴你，无声地指引你。她是你的良师，又是你的挚友。

是的，时间过得真快，花开花落，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古人形容如白驹过隙，真的一点也不为过。转眼之间，我参加工作已30个年头。30年里，我的良师兼挚友非《商丘日报》莫属。在《商丘日报》即将迎来创刊40周年华诞之际，我想说：《商丘日报》，一路相伴感恩有你！

1995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虞城县八里堂乡政府工作，可以说是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在乡政府办公住宿都在一起的一间房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常想起父亲在世时，打扫干净我家的院子，洒点水，四方桌子一拉，围在一起吃饭的情景。突然有一天，我想把这段美好的回忆记录下来。在乡政府食堂吃完晚饭，我就关上门，铺开稿

纸写起来。窗外是乡政府的院墙，院墙和房子中间栽有一排梧桐树和杨树。这些树都有年头了，个个枝繁叶茂，风一吹“哗哗”作响。在树叶的“歌声”里，我一口气写完了我的记忆和思念，我给这篇散文起了个标题《我家的大院》。第二天，我从办公室找来方格稿纸，仔细抄写好后勤寄给《商丘日报》编辑部。

大概半个月后，同事举着一张报纸对我说：“你的文章发表在《商丘日报》上了，好大一块，厉害厉害！”我接过报纸一看，果然是我写的《我家的大院》，发表在宋圣英老师编辑的周末版文学副刊上，而且是头条位置。什么是幸福？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我知道，有一种幸福是码字者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我把这张报纸放到我的办公桌上，一天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后来，我把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压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碰巧不久《商丘日报》虞城记者站站长刘建谏老师下乡采访，见到我说：“宋圣英老师夸你的文笔好呢！”能得到编辑老师的夸奖，无形之中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再后来，我开始尝试着写一些有关八里堂乡的新闻稿件，时有“豆腐块”刊发在《商丘日报》。

有了这些“豆腐块”的“助力”，2000年我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由于专门从事新闻写作，与《商丘日报》的联系更加频繁了，时效性不强的新闻稿件通过邮件寄送，时效性强的稿件就亲自送到报社。这样慢慢地就与各个版的编辑老师沟通多了，也得到很多编辑老师的信任和支持。

我清楚地记得，2004年农历大年三十下午，农村周刊的编辑彭浩老师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写一篇群众过年的稿子。我当时非常感慨，编辑老师这个时间还在值班，同时也感到非常有压力。老师这么信任我，我不能随便应付了事。我决定从熟悉的老家寻人里搜寻采访对象，确定采访对象后，打电话给村支书，让他把采访对象叫到家进行电话采访。下午6点左右，我把写好的稿子发给了彭浩老师。2004年1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一，我的新闻稿《受灾农户过肥年》刊发在《商丘日报》2版（大地纵横）醒目的位置。

时隔20年，许多往事像灰尘一样被时间的洪水冲洗得无影无踪，而我却把这件事牢牢记在心里。在我循着记忆翻看我的新闻稿件剪贴本时，一下子就找到了它。我数了数，仅2004年，我就在《商丘日报》上发表新闻稿件70多篇（幅）。

回想一下，20多年了，《商丘日报》每天都与我形影不离。前些年，每天到办公室就是找《商丘日报》看，现在每天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看电子版的《商丘日报》。在宣传部工作的这么多年里，我撰写的稿件获得过国家级和省级的新闻奖项，但我知道，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商丘日报》编辑老师的指导分不开。

真心地说一声，谢谢您！《商丘日报》，谢谢您！那些一直关心支持我的编辑老师们！

（作者系虞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